

《老子注》

(王弼注)

提要

《老子注》二卷，魏王弼撰。案《隋书·经籍志》载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注。《旧唐书·经籍志》作《玄言新记道德》二卷，亦称弼注，名已不同。《新唐书·艺文志》又以《玄言新记道德》为王肃撰，而弼所注者别名《新记玄言道德》，益为舛互。疑一书而误分为二，又颠错其文也。惟《宋史·艺文志》作王弼《老子注》，与此本同。今从之。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弼注《老子》已不传，然明万历中华亭张之象实有刻本，证以《经典释文》及《永乐大典》所载，一一相符。《列子·天瑞篇》引谷神不死六句，张湛皆引弼注以释之，虽增损数字，而文亦无异。知非依托，曾盖偶未见也。此本即从张氏《三经晋注》中录出，亦不免于脱讹，而大致尚可辨别。后有政和乙未晁说之跋，称文字多谬误。又有干道庚寅熊克重刊跋，称近世希有，盖久而后得之。则书在宋时，已希逢善本矣。然二跋皆称不分道经、德经，而今本《经典释文》实上卷题《道经音义》，下卷题《德经音义》，与此本及跋皆不合，岂传刻释文者反据俗本增入欤？考陈振孙《书录解题》尚称不分道经、德经。而《陆游集》有此书跋曰：晁以道谓王辅嗣《老子》题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乎古，此本乃已析矣，安知其它无妄加窜定者乎？其跋作于庆元戊午，已非晁熊所见本，则《经典释文》之遭妄改，固已久矣。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亨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以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

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后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两者，始与母也。同出者，同出于玄也。异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则谓之始，在终则谓之母。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谓之玄者，取

于不可得而谓之然也。谓之然则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则是名则失之远矣。故曰，玄之又玄也。众妙皆从同而出，故曰众妙之门也。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美者，人心之所乐进也；恶者，人心之所恶疾也。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门，故不可得偏举也，此六者皆陈自然不可偏举之明数也。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自然已足，为则败也。

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智慧自备，为则伪也。

功成而弗居。

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

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使功在己，则功不可久也。

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贤，犹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贵者，隆之称也。唯能是任，尚也曷为；唯用是施，贵之何为。尚贤显名，荣过其任，为而常校能相射。贵货过用，贪者竞趣，穿窬探篋，没命而盗，故可欲不见，则心无所乱也。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

心怀智而腹怀食，虚有智而实无知也。

弱其志，强其骨。

骨无知以干，志生事以乱，心虚则志弱也。

常使民无知无欲。

守其真也。

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知者谓知为也。

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夫执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执一国之量者，不能成国。穷力举重，不能为用，故人虽知，万物治也，治而不以二仪之道，则不能赡也。地虽形魄，不法于天则不能全其宁。天虽精象，不法于道则不能保其精。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穷满以造实，实来则溢，故冲而用之，又复不盈，其为无穷亦已极矣。形虽大，不能累其体，事虽殷，不能充其量，万物舍此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渊兮似万物之宗乎。锐挫而无损，纷解而不劳，和光而不污，其体同尘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过其载，天谦其象，德不能过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列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矣。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人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则莫不赡矣。若慧由己树，未足任也。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刍狗也。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橐，排橐也。籥，乐籥也。橐籥之中，空洞无情，无为故虚，而不得穷，屈动而不可竭尽也。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穷，犹若橐籥也。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愈为之则愈失之矣。物树其恶，事错其言，不济不言，不理必穷之数也。橐籥而守数中，则无穷尽，弃己任物，则莫不理。若橐籥有意于为声也，则不足以共吹者之求也。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谷神，谷中央无。谷也，无形无影，无逆无违，处卑不动，守静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此至物也。处卑而不可得名，故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门，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与极同体，故谓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则不见其形，欲言亡邪，万物以之生。故绵绵若存也，无物不成，用而不劳也。故曰，用而不勤也。

第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自生则与物争，不自生则物归也。

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无私者，无为于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

人恶卑也。

故几于道。

道无水有，故曰，几也。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言人皆应于治道也。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持，谓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势必倾危。故不如其已者，谓乃更不如无德无功者也。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既揣末令尖，又锐之令利，势必摧故不可长保也。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不若其已。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不可长保也。

功成身退，天之道也。

四时更运，功成则移。

第十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载，犹处也。营魄，人之常居处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处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无离乎，则万物自宾矣。

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专，任也，致极也，言任自然之气。致，至柔之和，能若婴儿之无所欲乎，则物全而性得矣。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玄，物之极也，言能涤除邪饰，至于极览，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则终与玄同也。

爱国治民，能无知乎？

任术以求成，运数以求匿者，智也。玄览无疵，犹绝圣也。治国无以智，犹弃智也。能无以智乎，则民不辟而国治之也。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天门，天下之所从由也。开阖，治乱之际也，或开或阖，经通于天下，故曰，天门开阖也。雌，应而不倡，因而不为，言天门开阖能为雌乎，则物自宾而处自安矣。

明白四达，能无为乎？

言至明四达，无迷无惑，能无以为乎，则物化矣。所谓道常无为，侯王若能守，则万物自化。

生之，

不塞其原也。

畜之。

不禁其性也。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不塞其原，则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则物自济，何为之恃。物自长足，不吾宰成，有德无生，非玄如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第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毂所以能统三十辐者，无也，以其无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实统众也。

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用。

木埴，埴之所以成，三者而皆以无为用也。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爽，差失也，失口之用，故谓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顺其性也，不以顺性命，反以伤自然，故曰聋、盲、爽、狂也。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难得之货，塞人正路，故令人行妨也。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为腹者以物养己，为目者以物役己，故圣人不为目也。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宠必有辱，荣必有患，惊辱等，荣患同也。为下，得宠辱荣患若惊，则不足以乱天下也。

何谓贵大患若身？

大患，荣宠之属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谓之大患也。人迷之于荣宠，返之于身，故曰大患若身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由有其身也。

及吾无身，

归之自然也。

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

无以易其身，故曰贵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也。

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无物可以损其身，故曰爱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宠辱荣患损易其身，然后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第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无状无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不得而知，更以我耳目体，不知为名，故不可致诘，混而为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欲言无邪，而物由以成。欲言有邪，而不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

是谓惚恍。

不可得而定也。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有，有其事。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虽今古不同，时移俗易，故莫不由乎此，以成其治者也。故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上古虽远，其道存焉，故虽在，今可以知古始也。

第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

冬之涉川，豫然若欲度，若不欲度，其情不可得见之貌也。

犹兮若畏四邻，

四邻合攻，中央之主，犹然不知所趣向者也。上德之人，其端兆不可覩，德趣不可见，亦犹此也。

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

凡此诸若，皆言其容，象不可得而形名也。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夫晦以理物则得明，浊以静物则得清，安以动物则得生，此自然之道也。孰能者，言其难也。徐者，详慎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必溢也。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蔽，覆盖也。

第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

言致虚，物之极笃；守静，物之真正也。

万物并作，

动作生长。

吾以观复。

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各反其所始也。

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

归根则静，故曰静。静则复命，故曰复命也。复命则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常之为物，不偏不彰，无皦昧之状，温凉之象，故曰知常曰明也。唯此复乃能包通万物，无所不容，失此以往，则邪入乎分，则物离其分，故曰不知常，则妄作凶也。

知常容，

无所不包通也。

容乃公，

无所不包通，则乃至至于荡然公平也。

公乃王，

荡然公平，则乃至至于无所不周普也。

王乃天，

无所不周普，则乃至至于同乎天也。

天乃道，

与天合德，体道大通，则乃至至于极虚无也。

道乃久，

穷极虚无，得道之常，则乃至至于不有极也。

没身不殆。

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用之于心则虎兕无所投其齿角，兵戈无所容其锋刃，何危殆之有乎。

第十七章

大上，下知有之，

大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大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

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

其次亲而誉之，

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

其次畏之，

不能复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

其次侮之。

不能法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夫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衅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处不足，非智之所齐也。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覩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

失无为之事，更以施慧立善道，进物也。

智慧出，有大伪；

行术用明，以察奸伪；趣睹形见，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则大伪生也。

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所谓美恶同门。六亲，父子兄弟夫妇也。若六亲自和，国家自治，则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鱼相忘于江湖之道，则相濡之德生也。

第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圣智，才之善也。仁义，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而直云绝，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属，无以见其指，故曰，此三者以为文而未足，故令人有所属，属之于素朴寡欲。

第二十章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下篇，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然则学求益所能，而进其智者也，若将无欲而足，何求于益。不知而中，何求于进。夫燕雀有匹，鸬鹚有仇，寒乡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颈，畏誉而进，何异畏刑。唯阿美恶，相去若何？故人之所畏，吾亦异焉，未敢恃之以用也。

荒兮其未央哉！

叹与俗相返之远也。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众人迷于美进，惑于荣利，欲进心竞，故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也。

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

言我廓然，无形之可名，无兆之可举，如婴儿之未能孩也。

傚傚兮，若无所归。

若无所宅。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

众人无不有怀有志，盈溢胸心，故曰，皆有余也。我独廓然，无为无欲，若遗失之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

绝愚之人，心无所别析，意无所美恶，犹然其情不可睹，我颓然若此也。

沌沌兮，

无所别析，不可为名。

俗人昭昭，

耀其光也。

我独若昏。俗人察察，

分别别析也。

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

情不可睹。

颺兮若无止。

无所系絜。

众人皆有以，

以，用也。皆欲有所施用也。

而我独顽似鄙。

无所欲为，闷闷昏昏，若无所识，故曰，顽且鄙也。

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弃生民之本，贵末饰之华，故曰，我独欲异于人。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孔，空也，惟以空为德，然后乃能动作从道。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恍惚无形，不系之叹。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以无形始物，不系成物，万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窈、冥，深远之叹，深远不可得而见。然而万物由之，其可得见，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也。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信，信验也。物反窈冥，则真精之极得，万物之性定。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

自今及古，其名不去，

至真之极，不可得名，无名则是其名也。自古及今，无不由此而成，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以阅众甫。

众甫，物之始也。以无名说万物始也。

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万物之始于无哉，以此知之也。

第二十二章

曲则全，

不自见其明则全也。

枉则直，

不自是则其是彰也。

洼则盈，

不自伐则其功有也。

敝则新，

不自矜则其德长也。

少则得，多则惑。

自然之道亦犹树也，转多转远其根，转少转得其本。多则远其真，故曰惑也；少则得其本，故曰得也。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一，少之极也。式，犹则之也。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

听之不闻名曰希，下章言，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然则无味不足听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言暴疾美兴不长也。

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

从事，谓举动，从事于道者也。道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绵绵若存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故曰同于道。

德者同于德，

德，少也，少则得，故曰得也。行得则与得同体，故曰，同于得也。

失者同于失。

失，累多也，累多则失，故曰失也。行失则与失同体，故曰，同于失也。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言随行其所，故同而应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忠信不足于下，焉有不信也。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

物尚进则失安，故曰，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

其唯于道而论之，若却至之行，盛饌之余也。本虽美，更可蔑也。虽有功而自伐之，故更为肮赘者也。

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不知其谁之子，故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

寂寥，无形体也。无物之匹，故曰独立也。返化终始，不失其常，故曰不改也。

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周行无所不至而免殆，能生全大形也，故可以为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

名以定形，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

字之曰道，

夫名以定形，字以称可，言道取于无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称最大也。

强为之名，曰大。

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责其字定之所由，则系于大，大有系，则必有分，有分则失其极矣。故曰，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

逝，行也。不守一大体而已。周行无所不至，故曰逝也。

逝曰远，远曰反。

远，极也。周无所不穷极，不偏于一。逝故曰远也，不随于所适，其体独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天地之性，人为贵，而王是人之主也。虽不职大亦复为大与三匹，故曰，王亦大也。

域中有四大，

四大，道、天、地、王也。凡物有称有名则非其极也，言道则有所由，有所由然后谓之为道，然则是道，称中之大也，不若无称之大也。无称不可得而名曰域也，道天地王皆在乎无称之内，故曰，域中有四大者也。

而王居其一焉。

处人主之大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及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顺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所以为主其一之者，主也。

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凡物轻不能载重，小不能镇大。不行者使行，不动者制动，是以重必为轻根，静必为躁君也。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

以重为本，故不离。

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不以经心也。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轻不镇重也，失本为丧身也，失君为失君位也。

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

顺自然而行，不造不始，故物得至而无辙迹也。

善言无瑕谪；

顺物之性，不别不析，故无瑕谪可得其门也。

善数不用筹策；

因物之数不假形也。

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因物自然，不设不施，故不用关键绳约而不可开解也。此五者皆言不造不施，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也。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

圣人不立形名以检于物，不造进向以殊弃不肖，辅万物之自然而不为始，故曰无弃人也。不尚贤能，则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则民不为盗，不见可欲，则民心不乱。常使民心无欲无惑，则无弃人矣。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

举善以师不善，故谓之师矣。

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资，取也。善人以善齐不善，以善弃不善，故不善人善人之所取也。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

虽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于其道必失。故曰，虽智大迷。

是谓要妙。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雄，先之属；雌，后之属也。知为天下之先也，必后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也。溪不求物而物自归之，婴儿不用智而合自然之智。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

式，模则也。

为天下式，常德不忒，

忒，差也。

复归于无极。

不可穷也。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此三者，言常反终，后乃德全其所处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动也。功不可取，常处其母也。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圣人因其分散，故为之立官长。以善为师，不善为资，移风易俗，复使归于一也。

故大制不割。

大制者，以天下之心为心，故无割也。

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

神，无形无方也。器，合成也。无形以合，故谓之神器也。

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物有常性，而造为之，故必败也。物有往来而执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隤。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凡此诸或，言物事逆顺反复，不施为执割也。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强于天下，况人主躬于道者乎。

其事好还。

为始者务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务欲还反无为，故云，其事好还也。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言师凶害之物也。无有所济，必有所伤，贼害人民，残荒田亩，故曰荆棘生焉。

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

果，犹济也。言善用师者，趣以济难而已矣，不以兵力取强于天下也。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

吾不以师道为尚，不得已而用，何矜骄之有也。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言用兵虽趣功，果济难，然时故不得已当复用者，但当以除暴乱，不遂用果以为强也。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壮，武力暴兴，喻以兵强于天下者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故暴兴必不道早已也。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以无名为常。故曰道常无名也。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无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朴之为物，愤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言天地相合，则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无为，则民不令而自均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川谷之以求江与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归者，世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犹川谷之与江海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知人者，智而已矣，未若自知者超智之上也。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胜人者，有力而已矣，未若自胜者无物以损其力，用其智于人，未若用其智于己也。用其力于人，未若用其力于己也。明用于己，则物无避焉，力用于己，则物无改焉。

知足者富。

知足自不失，故富也。

强行者有志。

勤能行之，其志必获，故曰强行者有志矣。

不失其所者久。

以明自察，量力而行，不失其所，必获久长矣。

死而不亡者寿。

虽死而以为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寿，身没而道犹存，况身存而道不卒乎。

第三十四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言道泛滥，无所不适，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则无所不至也。

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

万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所由，故天下常无欲之时，万物各得其所，若道无施于物，故名于小矣。

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

万物皆归之以生，而力使不知所由，此不为小，故复可名于大矣。

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

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

大象，天象之母也，不寒不温不凉，故能包统万物，无所犯伤，主若执之，则天下往也。

往而不害，安平太。

无形无识，不偏不彰，故万物得往而不害妨也。

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

言道之深大，人闻道之言乃更不如乐与饵应时感悦人心也。乐与饵则能令过客止，而道之出言，淡然无味，视之不足见则不足以悦其目，听之不足闻则不足以娱其耳，若无所中然乃用之不可穷极也。

第三十六章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

将欲除强梁，去暴乱，当以此四者。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为大，以除将物也，故曰微明也。足其张，令之足而又求其张，则众所歛也，与其张之不足而改其求张者，愈益而已，反危。

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利国之器也。唯因物之性，不假刑以理物，器不可覩，而物各得其所，则国之利器也。示人者，任刑也。刑以利国，则失矣。鱼脱于渊则必见失矣。利国器而立刑以示人，亦必失也。

第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

顺自然也。

而无不为。

万物无不由为，以治以成也。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化而欲作，作欲成也。吾将镇之无名之朴，不为主也。

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

无欲竟也。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尽德？以无为用。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故物无焉，则无物不经，有焉，则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故曰，以复而视，则天地之心见。至日而思之，则先王之至赜也。故灭其私而无其身，则四海莫不瞻，远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则一体不能自全，肌骨不能兼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故虽有德而无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为而成之，则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为而成之必有败焉，善名生则有不善应焉，故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也。无以为者，无所偏为也。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将明德之上下，辄举下德以对上德，至于无以为，极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于无以为而犹为之焉。为之而无以为，故有为，为之患矣。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不能不为而成，不兴而治，则乃为之，故有宏普博施仁爱之者，而爱之无所偏私，故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爱不能兼，则有抑抗正真而义理之者，忿枉佑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为矣，故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直不能笃则有游饰修文，礼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责往来，则不对之闲，忿怒生焉。故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极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岂足尊哉。故虽德盛业大，富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不能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以无为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劳焉而物无不理。下此已往，则失用之母，不能无为而贵博施，不能博施而贵正直，不能正直而贵饰敬，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前人而识也，即下德之伦也。竭其聪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虽德其情，奸巧弥密，虽丰其誉，愈丧笃实。劳而事昏，务而治蔑，虽竭圣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则无为而泰。守夫素朴，则不顺典制，听彼所获，弃此所守，识道之华而愚之首，故苟得其为功之母，则万物作焉而不辞也。万事存焉而不劳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诚焉，义其竞焉，礼其争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忧患，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

昔，始也。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物皆各得此一以成，既成而舍以居成，居成则失其母，故皆裂发歇竭灭蹶也。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

各以其一致此清、宁、灵、盈、生、贞。

天无以清将恐裂，

用一以致清耳，非用清以清也。守一则清不失，用清则恐裂也。故为功之母，不可舍也。是以皆无用其功，恐丧其本也。

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与无舆，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清不能为清，盈不能为盈，皆有其母以存其形，故清不足贵，盈不足多，贵在其母，而母无贵形。贵乃以贱为本，高乃以下为基，故致数与乃无舆也，玉石碌碌珞珞，体尽于形，故不欲也。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

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动皆知其所无，则物通矣。故曰，反者道之动也。

弱者道之用。

柔弱同通，不可穷极。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第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有志也。

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

建，犹立也。

明道若昧，

光而不耀。

进道若退，

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夷道若颡，

颡，也。大夷之道，因物之性，不执平以割物，其平不见，乃更反若颡也。

上德若谷，

不德其德，无所怀也。

大白若辱，

知其白，守其黑，大白然后乃得。

广德若不足，

广德不盈，廓然无形，不可满也。

建德若偷，

偷，匹也。建德者，因物自然，不立不施，故若偷匹。

质真若渝，

质真者，不矜其真，故渝。

大方无隅，

方而不割，故无隅也。

大器晚成，

大器成天下不持全别，故必晚成也。

大音希声，

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

大象无形，

有形则有分，有分者不温则炎，不炎则寒。故象而形者，非大象。

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凡此诸善，皆是道之所成也。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物以之成而不见其成形，故隐而无名也。贷之非唯供其乏而已，一贷之则足以永终其德，故曰善贷也。成之不如机匠之裁，无物而不济其形，故曰善成。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从无之有，数尽乎斯，过此以往，非道之流，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百姓有心，异国殊风，而得一者，王侯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愈多愈远，损则近之，损之至尽，乃得其极。既谓之一，犹乃至三，况本不一而道可近乎，损之而益，岂虚言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我之非强使人从之也，而用夫自然，举其至理，顺之必吉，违之必凶。故人相教，违之自取其凶也，亦如我之教人，勿违之也。

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强梁则必不得其死。人相教为强梁，则必如我之教人不当为强梁也。举其强梁不得其死以教邪。若云顺吾教之必吉也，故得其违教之徒，适可以为教父也。

第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气无所不入，水无所不出于经。

无有入无闲，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

虚无柔弱，无所不通，无有不可穷，至柔不可折，以此推之，故知无为之有益也。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

尚名好高，其身必疏。

身与货孰多？

贪货无厌，其身必少。

得与亡孰病？

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为病也。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甚爱不与物通，多藏不与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随物而成，不为一象，故若缺也。

大盈若冲，其用不穷。

大盈冲足，随物而与，无所爱矜，故若冲也。

大直若屈，

随物而直，直不在一，故若屈也。

大巧若拙，

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

大辩若讷。

大辩因物而言，己无所造，故若讷也。

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躁罢然后胜寒，静无为以胜热，以此推之，则清静为天下正也。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故惟清静乃得如上诸大也。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天下有道，知足知止，无求于外，各修其内而已，故却走马以治田粪也。

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贪欲无厌，不修其内，各求于外，故戎马生于郊也。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

事有宗，而物有主，途虽殊而同归也，虑虽百而其致一也。道有大常，理有大致，执古之道，可以御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故不出户，窥牖而可知也。

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无在于一而求之于众也，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搏之不可得，如其知之，不须出户，若其不知，出愈远愈迷也。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

得物之致，故虽不行而虑可知也。识物之宗，故虽不见，而是非之理可得而名也。

不为而成。

明物之性，因之而已。故虽不为而使之成矣。

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

务欲进其所能，益其所习。

为道日损。

务欲反虚无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有为则有所失，故无为乃无所不为也。

取天下常以无事，

动常因也。

及其有事，

自己造也。

不足以取天下。

失统本也。

第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动常因也。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各因其用则善不失也。

德善。

无弃人也。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歛歛，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

各用聪明。

圣人皆孩之。

皆使和而无欲，如婴儿也。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者，能者与之，资者

取之，能大则大，资贵则贵，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则可冕疏充目而不惧于欺，黻纁塞耳而无戚于慢，又何为劳一身之聪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竞以其明应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竞以其不信应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应，不敢异则莫肯用其情矣。甚矣，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夫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智不出于人而立乎讼地，则穷矣。力不出于人而立乎争地，则危矣。未有能使人无用其智力乎己者也，如此则己以一敌人，而人以千万敌己也。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是以圣人之于天下，歛歛焉，心无所主也，为天下浑心焉，意无所适莫也。无所察焉，百姓何避，无所求焉，百姓何应，无避无应，则莫不用其情矣。人无为舍其所能而为其所不能，舍其所长而为其短，如此，则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出生地，入死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十有三，犹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极，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极，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无生之地焉，善摄生者无以生为生，故无死地也。器之害者，莫甚乎兵戈，兽之害者，莫甚乎兕虎，而令兵戈无所容其锋刃，虎兕无所措其爪角，斯诚不以欲累其身者也，何死地之有乎。夫蚯蚓以渊为浅，而凿穴其中，鹰鹯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螳螂不能及，网罟不能到，可谓处于无死地矣，然而卒以甘饵，乃入于无生之地，岂非生生之厚乎，故物苟不求离其本，不以欲渝其真，虽入军而不害，陆行而不可犯也，赤子之可则而贵信矣。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物生而后畜，畜而后形，形而后成，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势也。唯因也，故能无物而不形；唯势也，故能无物而不成。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由焉，则莫不由乎道也。故推而极之，亦至道也。随其所因，故各有称焉。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者，物之所由也。德者，物之所得也。由之乃得，故曰不得不失，尊之则害，不得不贵也。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命并作爵。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

谓成其实，各得其庇荫，不伤其体矣。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为而不有。

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有德而不知其主也，出乎幽冥，是以谓之玄德也。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善始之则善养畜之矣，故天下有始则可以为天下母矣。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母，本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

塞其兑，闭其门，

兑，事欲之所由生；门，事欲之所由从也。

终身不勤。

无事永逸，故终身不勤也。

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不闭其原而济其事，故虽终身不救。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

为治之功不在大，见大不明，见小乃明。守强不强，守柔乃强也。

用其光，

显道以去民迷。

复归其明，

不明察也。

无遗身殃，是为习常。

道之常也。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言若使我可介然有知，行大道于天下，唯施为之是畏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言大道荡然正平，而民犹尚舍之而不由，好从邪径，况复施为以塞大道之中乎。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朝甚除，

朝，宫室也。除，洁好也。

田甚芜，仓甚虚；

朝甚除，则田甚芜，仓甚虚，设一而众害生也。

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夸盗。非道也哉！

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则皆邪也，邪则盗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窃位也，故举非道以明非道，则皆盗夸也。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

固其根而后营其末，故不拔也。

善抱者不脱，

不贪于多，齐其所能，故不脱也。

子孙以祭祀不辍。

子孙传此道以祭祀则不辍也。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以身及人也，修之身则真，修之家则有余，修之不废，所施转大。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

彼皆然也。

以天下观天下。

以天下百姓心观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顺吉凶，亦皆如人之道也。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得知天下乎，察己以知之，不求于外也，所谓不出户以知天下者也。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

赤子无求无欲，不犯众物，故毒虫之物无犯之人也。舍德之厚者，不犯于物，故无物以损其全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

以柔弱之故，故握能周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

作，长也。无物以损其身，故能全长也。言舍德之厚者，无物可以损其德，渝其真，柔弱不争而不摧折者，皆若此也。

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

无争欲之心，故终日出声而不嘎也。

和之至也。知和曰常，

物以和为常，故知和则得常也。

知常曰明。

不皦不昧，不温不凉，此常也。无形不可得而见，曰明也。

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益之则夭也。

心使气曰强。

心宜无有，使气则强。

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因自然也。

言者不知。

造事端也。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

含守质也。

解其分，

除争原也。

和其光，

无所特显则物无所偏争也。

同其尘，

无所特贱则物无所偏耻也。

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

可得而亲，则可得而疏也。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可得而利，则可得而害也。

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可得而贵，则可得而贱也。

故为天下贵。

无物可以加之也。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治国则奇正起也，以无事则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国则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未浅，民无所及，故必至于奇用兵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强则国家弱。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讳欲以耻贫，而民弥贫；利器欲以强国者也，而国愈昏多。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自朴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言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故曰，其政闷闷也。其民无所争竞，宽大淳淳，故曰，其民淳淳也。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立刑名，明赏罚，以检奸伪，故曰察察也。殊类分析，民怀争竞，故曰，其民缺缺也。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

言谁知善治之极乎！唯无可正举，无可形名，闷闷然而天下大化，是其极也。

正复为奇，

以正治国，则便复以奇用兵矣。故曰，正复为奇。

善复为妖。

立善以和万物，则便复有妖之患也。

人之迷，其日固久。

言人之迷惑失道，固久矣。不可便正善治以责。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

以方导物，舍去其邪，不以方割物，所谓大方无隅。

廉而不刿，

廉，清廉也；别，伤也。以清廉清民，令去其邪，令去其污，不以清廉别伤于物也。

直而不肆，

以直导物，令去其僻，而不以直激沸于物也。所谓大直若屈也。

光而不耀。

以光鉴其所以迷，不以光照求其隐慝也，所谓明道若昧也，此皆崇本以息末，不攻而使复之也。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莫若，犹莫过也。嗇，农夫，农人之治田务，去其殊类，归于齐一也。全其自然，不急其荒病，除其所以荒病，上承天命，下绥百姓，莫过于此。

夫唯嗇，是谓早服；

早服，常也。

早服谓之重积德；

唯重积德不欲锐速，然后乃能使早服其常，故曰早服谓之重积德者也。

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

道无穷也。

莫知其极，可以有国；

以有穷而莅国，非能有国也。

有国之母，可以长久；

国之所以安谓之母，重积德是唯图其根，然后营末，乃得其终也。

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

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

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故其国弥大，而其主弥静，然后乃能广得众心矣。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治大国则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则其鬼不神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则神无所加，神无所加则不知神之为神也。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

道洽则神不伤人，神不伤人则不知神之为神。道洽则圣人亦不伤人，圣人不伤人则不知圣人之为圣也。犹云，不知神之为神，亦不知圣之为圣也。夫恃威网以使物者，治之衰也。使不知神圣之为神圣，道之极也。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圣人不伤人，神亦不伤人。故曰，两不相伤也。神圣合道，交归之也。

第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

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故曰，大国下流也。

天下之交。

天下所归会也。

天下之牝，

静而不求，物自归之也。

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

以其静故能为下也，牝，雌也。雄躁动贪欲，雌常以静，故能胜雄也。以其静复能为下，故物归之也。

故大国以下小国，

大国以下，犹云以大国下小国。

则取小国；

小国则附之。

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大国纳之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言唯修卑下，然后乃各得其所。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大者宜为下。

小国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归之，大国修下则天下归之。故曰，各得其所，则大者宜为下也。

第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

奥，犹暧也。可得庇荫之辞。

善人之宝，

宝以为用也。

不善人之所保。

保以全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言道无所不先，物无有贵于此也。虽有珍宝璧马，无以匹之，美言之则可以夺众货之贾，故曰，美言可以市也，尊行之则千里之外应之，故曰，可以加于人也。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不善当保道以免放。

故立天子，置三公，

言以尊行道也。

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此道，上之所云也。言，故立天子，置三公，尊其位，重其人，所以为道也。物无有贵于此者，故虽有拱抱宝璧以先，驷马而进之，不如坐而进此道也。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以求则得求，以免则得免，无所而不施，故为天下贵也。

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小怨则不足以报，大怨则天下之所欲诛，顺天下之所同者，德也。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

以圣人之才犹尚难于细易，况非圣人之才而欲忽于此乎，故曰，犹难之也。

故终无难矣。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

以其安不忘危，持之不忘亡，谋之无功之势，故曰易也。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虽失无入有，以其微脆之故，未足以兴大功，故易也。此四者，皆说慎终也，不可以无之，故而不持，不可以微之，故而弗散也，无而弗持，则生有焉，微而不散，则生大焉，故虑终之患，如始之祸，则无败事。

为之于未有，

谓其安未兆也。

治之于未乱。

谓微脆也。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当以慎终除微，慎微除乱，而以施为治之形名，执之反生事原，巧辟滋作，故败失也。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

不慎终也。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好欲虽微，争尚为之，兴难得之货虽细，贪盗为之起也。

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

不学而能者，自然也。喻于学者，过也。故学不学，以复众人之过。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明，谓多见巧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真，顺其自然也。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多智巧诈，故难治也。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智，犹治也，以智而治国，所以谓之贼者，故谓之智也。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也，当务塞兑闭门，令无知无欲，而以智术动民。邪心既动，复以巧术防民之伪，民知其术，防随而避之，思惟密巧，奸伪益滋，故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

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

稽，同也。古今之所同则而不可费，能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

与物反矣，

反其真也。

然后乃至大顺。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久矣其细，犹曰其细久矣。肖则失其所以为大矣，故曰，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

夫慈，以陈则胜，以守则固，故能勇也。

俭故能广；

节俭爱费，天下不匮，故能广也。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唯后外其身，为物所归，然后乃能立，成器为天下利，为物之长也。

今舍慈且勇，

且，犹取也。

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

相愍而不避于难，故胜也。

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第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

士，卒之帅也。武，尚先陵人也。

善战者不怒，

后而不先，应而不唱，故不在怒。

善胜敌者不与，

不与争也。

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

用人而不为之，下则力不为用也。

是谓配天古之极。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

彼遂不止。

攘无臂，扔无敌，

行，谓行陈也，言以谦退哀慈，不敢为物先，用战犹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扔无敌也，言无有与之抗也。

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言吾哀慈谦退，非欲以取强，无敌于天下也。不得已而卒至于无敌，斯乃吾之所以为大祸也。宝，三宝也，故曰，几亡吾宝。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抗，举也；加，当也。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胜。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可不出户窥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无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于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于荣利，故曰，莫之能行也。

言有宗，事有君。

宗，万物之宗也。君，万物之主也。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

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人不得不知之也。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

唯深故知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无匹，故曰，知我者希，则我者贵也。

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被褐者，同其尘，怀玉者，宝其真也。圣人之所以难知，以其同尘而不殊，怀玉而不渝，故难知而为贵也。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不知知之不足任则病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

清静无为谓之居，谦后不盈谓之生，离其清静，行其躁欲，弃其谦后，任其威权，则物扰而民僻，威不能复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则上下大溃矣，天诛将至，故曰，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

夫唯不厌，

不自厌也。

是以不厌。

不自厌，是以天下莫之厌。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

不自见其所知，以光耀行威也。

自爱不自贵。

自贵则物狎厌居生。

故去彼取此。

第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

必不得其死也。

勇于不敢则活。

必齐命也。

此两者，或利或害。

俱勇而所施者异，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

孰，谁也。言谁能知天下之所恶，意故邪，其唯圣人，夫圣人之明，犹难于勇敢，况无圣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犹难之也。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

天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不言而善应，

顺则吉，逆则凶，不言而善应也。

不召而自来，

处下则物自归。

緤然而善谋。

垂象而见吉凶，先事而设诚，安而不忘危，未召而谋之，故曰，緤然而善谋也。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诡异乱群谓之奇也。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为逆顺者之所恶忿也，不仁者人之所疾也。故曰，常有司杀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其下也，民从上也。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

强兵以暴于天下者，物之所恶也，故必不得胜。

木强则兵。

物所加也。

强大处下，

木之本也。

柔弱处上。

枝条是也。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

与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则各有其身，不得相均，如惟无身无私乎，自然然后乃能与天地合德。

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言唯能处盈而全虚，损有以补无，和光同尘，荡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圣人不欲示其贤以均天下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

以，用也。其谓水也，言用水之柔弱无物，可以易之也。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

不明理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和之，其伤不复，故有余怨也。

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

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

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念怨生而后责于人也。

无德司彻。

彻，司人之过也。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

国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况国大民众乎，故举小国而言也。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言使民虽有什伯之器而无所用，何患不足也。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使民不用，惟身是宝，不贪货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远徙也。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无所欲求。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

实在质也。

美言不信。

本在朴也。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

极在一也。

博者不知。圣人不积，

无私自有，唯善是与，任物而已。

既以为人已愈有，

物所尊也。

既以与人已愈多。

物所归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动常生成之也。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顺天之利不相伤也。

晁说之跋

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其言仁义与礼，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万物各得于一，岂特有功于老子哉。凡百学者，盖不可不知乎此也。予于是知弼本深于老子，而易则末矣。其于易，多假诸老子之旨，而老子无资于易者，其有余不足之迹，断可见也。

呜呼，学其难哉！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于战胜，以丧礼处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独得诸河上公，而古本无有也。赖傅奕能辩之尔。然弼题是书曰道德经，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犹近于古欤！其文字则多谬误，殆有不可读者，令人惜之。尝谓，弼之于老子，张湛之于列子，郭象之于庄子，杜预之于左氏，范宁之于谷梁，毛萇之于诗，郭璞之于尔雅，完然成一家之学，后世虽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缮写弼书，并以记之。

政和乙未十月丁丑

嵩山晁说之鄜時记。

熊克重刊跋

克伏诵咸平，圣语有曰，老子道德经治世之要，明皇解虽灿然可观，王弼所注，言简意深，真得老子清静之旨。克自此求弼所注甚力，而近世希有，盖久而后得之，往岁摄建宁学官，尝以刊行，既又得晁以道先生所题本，不分道德而上下之，亦无篇目，喜其近古，缮写藏之，干道庚寅，分教京口，复镂板以传，若其字之谬讹，前人已不能证，克焉敢辄易，姑俟夫知者。

三月二十四日左从事郎充镇江府府学教授熊克谨记